



12066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弄集卷之十五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周在延津客

孫金礪 介夫浙江寧波人

別盧太史書

古人朋友之道內相表正外相揄揚故聲譽不起歸

其咎於朋友今人反是當面輸心轉眼誚訕世兒反

覆古人早有同悲焉然亦不足怪人之度量相越譬

藏弄集

卷之二十五

一 賴古堂二刻

猶噐也虛大者所蓄必厚淺小者加以倉粒勺漿有

覆溢焉耳君子之德譬若高山大川于物無不容無

所不見適以成其大見其高小人之初見勝已也未

嘗不知慕積慕生畏積畏生忌畏忌之心積而仇毒

之機成矣烏乎六經之道大矣從而事之者非一人

不一世鑿井求泉進止存乎其人已則瘖矣而怪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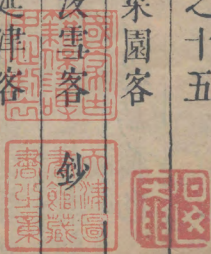
繞梁之人豈不冤哉豈不冤哉未聞翳桑之餓者割

刃鼎食之趙宣軟怯之叔寶移恨有力之烏獲也

與王惟夏

入開

已下連引  
幾箇擊翰  
錯落變化  
得蒙莊神





以下如江  
河之決西  
漢中佳處

辱足下以近詩見示。僕讀之終帙。有動于中。忽而嬉  
笑。忽而歎息。忽而叫若號呼。甚且繼以涕泣。座客見  
僕笑。亦笑。聞僕歎。亦歎。或亦泣。然顧僕而泣。詰之云。  
不知其所以然。惡僕之忽笑。忽歎。甚且泣者。惟足下  
詩爲之也。座客之或笑。或歎。且泣者。僕爲之也。足下  
之詩。足以移僕于忽笑。忽歎。忽泣。僕之或笑。或歎。或  
泣。足以移座客于皆笑。皆歎。皆泣者。皆本乎情爲之  
也。夫凡物之不足以動人者。雖刀鋸鼎鑊。臨于其前。  
華袞玩好。陳于其後。執夫人而語之曰。爾試爲之。若  
是。則得諸此。不爲之。則得諸彼。有必艱于色。不則披  
身走耳。既而存焉者。百不得一也。何也。以夫不足以  
移其情也。夫情之所移。誠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也。嗟  
乎。以足下之才。名日有於四方。白眉黃口。幾無不知  
念其姓氏。而時之欲依以揚聲者。載贄致慇。懃奔走  
絡繹於道路。四顧足樂已。使之替筆柱下。風流可觀。  
而兀坐窮經。孜孜焉。取今天下所謂文章之士。而雌  
雄而甲乙之。殊可悲也。卽遲其遇已。又出無端之憂  
患。以撓其志意。使其溼鬱騷憤。不平之氣。無所託而

要知通篇  
主意在此  
句上

秋  
帶詩作

一寄之于詩以動人之嘻笑歎息涕泣不又誠可恨也。夫雖然君子之于患難也不以其道得之雖與之會而無所嬰於心其去而過之也若疾風惟雨之驟於空庭若嵐霾瘴霧之翳于深谷少則開霽焉而已。君子患夫身之不立名之不章也事故之來無故加之而何與所可懼者名日盛望日益重知交日益以眾廣其仰而指之也必益求備吾與足下皇皇戰戰視聽言動惟期寡過斯已耳筆墨之事其餘焉者也。惡君子之欲立其身於最上也夫亦難矣哉。

藏書集

八卷之一五

三 賴古堂一刻

馮

震

青門河南祥符人伯宗子

與雪客

去除夕七日守短檠坐至夜分寒光慘淡微風出入樹間悲鳴悽響彷彿漸離之筑無愁人對之亦當愁况弟愁人乎因以大白驅之能無效劉伶頌酒德乎

答高雨吉

弟學書頗廢筆筒中所存未甚老而禿但欲以一筆易一畫何如雖然同一畫也更願世兄作長江萬里圖不願五日一石十日一山也



唐時升

叔達江南嘉定人  
嘉定四先生集

○與曾長石編修書

作詩之道非難非易。易故三百篇多出于野夫游女。難故成一家言者代不數人。若僕之懶慢廢學。非曰能之間嘗從事於斯。而得其彷彿焉。譬諸組織。一經一緯。一玄一素。雖由女工之手。而必成於杼軸疎密。輕重各有其度。不可違也。能取古人之言而吟諷之。嗟嘆之久。之知其言之所以然。又知其言之不得不然。由是而得之。杳冥之中。出之恍惚之際。不規規於藏弄集。人卷之十五。四 賴古堂二刻。古人而自與之合。如是知不爲作者笑矣。乃其神而化之。則存乎其人耳。至於是而又不能無得失。則如迴颿之擲賞音者知之。勞薪之炊知味者辨之。若夫輕心掉之。怠心易之。昏氣出之。矜氣作之。此皆詞人所當反覆也。今兄將有黼黻一世之用。雖所爲詩字字珠璣。亦何裨益。然借以發舒其意氣。陶鎔其性情。則養任重道遠之望者。烏知不在此乎。

弘 儲 繼起靈岩和尚江南通州人

與石谿師

近因禪林氣象。颯然如秋冬。生意不復作。皆由衲子無心胸節烈。隨風而靡。一味喜人。嘆譽略加針砭。便掉頭不顧。如石公之寵辱不驚。始終崛強。聞見固不易得也。久懸之榻。不知何日四稜塌地。一葦可航。正是時耳。隱禪南來。幸不吝指教。不致虛費草鞋錢也。

大

高友蒼

與介丘師兄

峯巒峭異。鶴不停機。水西可當一面。入院後山頭踏開草徑。巖際汲引春流。雖水落石出之勢。尚自搖搖藏弄集。

卷之十五

五 賴古堂二刻

而牛背鐵筵。或可橫吹也。再留得頂笠荷鋤之人。數輩相與品字支鐺。掀翻雲霧。便可安心作投老計耳。惟是回望牛頭老子。目朝雲漢。橫卧大唐。真不啻霄泥之隔。所苦白紙頻封。千里相寄。實難于問津也。小力旋。附此相聞。並慰法愛。惟望調適道體。應時順物。使竹栢交蔭。烟雨濛濛。座上之石。無令其硯處可也。

賀

裳

黃公江南丹陽人  
蛻庵集

與管君售

蒙白君售足下。自斬蛟橋畔。暫得連鑣射虎墩前。遽



讀敬卷清

遠文字後

忽一逢此

如空山無

人偶聞絲

竹那得不

令人神怡

文中具有  
而意抵過  
唐賦一則

成分袂方期捫鶴之遊竟爽釣鱸之約嗣後星霜幾

易尺素尤稀緬思僕少時與足下輩一船書畫常浮

笠澤之烟萬壑松蘿間踏鍾山之月車乘薄笨接俊

士于龍門擔具樽罍慰良朋於馬廐雨中看石戲被

榭葉之叢寒夜苦吟互擁蘆花之被浪笑不休持杯

沒憤劇談無已炊飯成糜共言此樂可常豈意於今

不再况社中諸子悉已雲翔我輩數人獨嗟霧隱僕

更頻遭歉歲卒遇憫凶避債無臺埋文有塚頻歌魏

武之詩壺敲已缺久失鍾期之聽琴破不修筆畔則

藏書集

卷之十五

六 類古堂一列

苦遇石田心織而多成貝錦所幸桑麻雖少杞菊猶

奢尚得折桂煎泉牽蘿補屋半規涼月偶分隔巷之

詩聲一徑濃陰久借隣家之樹色松風晚奏可代鳴

絃桐露晨流足供濡墨適逢名酒暫慰良宵嘗想誤

書得消永日至若讀張水曹之篇什如聽絲簧對柳

司馬之紀遊若臨山水則倦亦忘疲飢嘗當飽近更

以藏書不廣惡札堪羞更思題紳帶以紀言種芭蕉

而習字至於一端純錦或遭剪授丘遲然而五色斑

毫尚未付還郭璞略陳近况以代晤言獨憾蘭亭之

集無期。竹林之遊不繼。所祈良夜蟾明。重命攀嵇之  
駕。寒溪雪漲。還乘訪戴之舟。援筆酸辛。臨風嗚咽。

與陳生

樓錦哀玉  
橫集筆端  
伏菊春蘭  
紛來旋底  
至于若斷  
若續如咽  
如歌似雷  
塘之路烟  
雨迷離不  
知身歸何

處

雜以詩腸  
結成賦體

別後數日。竟捨筏就陸。時月彩漸沉。星光欲滴。對殘  
燈而盃櫛。憑欵案以備餐。盈漏猶鳴。疎鐘未歇。暝行  
許久。曙色始開。霜鋪石滑。候廐吏以同驅。露漲津迷。  
喚漁郎而問渡。寒塘寂歷。不聞鶯鶯之鳴。荒埜蕭條。  
未見牛羊之出。俄而炊烟漾日。酒幟搖風。黍塲雀噪。  
見鞭影以驚飛。麥隴雉潛。聽鈴音而突起。頻經峻坂。  
藏弄集

卷之十五

七 賴古堂二刻

屢陟危岡。偶逢紅樹半响。停車忽見白雲。移時策馬。  
既而征鞍已倦。客路猶迂。離離亂影。鴉翻落照之中。  
歷歷哀音。雁唳濃雲之下。羨棲禽之先止。怪駑騎之  
不前。煙籠孤樹。月中遙望。疑人風撼危柯。露下驚聞。  
似鬼欣逢。邸肆得解。驟駢沾醪。節旅况之辛。枕劍作  
長途之衛。追思在足下齋中。臥披画帳。坐伴爐熏。聽  
奔澗之泉聲。賞橫窗之木影。何可得也。更圖聚首。勉  
益加餐。

代從孫聖朝上兩學師祈蠲贖書



以錦心續  
以寫其壁  
立釜懸窮  
悉人都不  
寂寞

某夙遭不造。生觀憫凶。悲類小同。迺音容而未識。傷如根矩。過學舍而妻其慈。聞聖善。書書之。荻還以供薪。小子窮愁。燃讀之。糠半將膏。釜仰視星星。華髮行屆六旬。頰憐蹠蹠。孤踪漸臨三十。蒿荆不具。安望牽絲。釭粥何來。惟資拾橡。四壁蕭條。併乏當爐之偶。一囊羞澀。兼無露宿之車。就井欄而習字。白石成緇。反衿袂以題書。素衣變皂。偶爾千言之奏。幸邀一日之知。獲廁費遊。俾偕棘試。升安定之門堂。式觀禮法。拭龍亢之講席。薰繹德音。誠知鼓篋之儀。當展進艇之藏。弄集

卷之十五

人 賴古堂二刻

敬其若承筐之志。不酬懸磬之家矧。今擔登負書。既自感深行李。抑且炊桂食玉。尤先慮切司饗。伏望特賜包荒。曲加軫恤。恕匡鼎勤傭之日。貸見寬都養之時。銜恩寧減于食花。報德必期於顧印。敬陳哀悃。佇荷慈涵。

與從子天士書

鄉城相隔。向未知吾子之深。近日爲竹林之遊。始知足下負有至性。論有本源。夫非常之人。豈常人所能識哉。願足下毋自鬱鬱。亦何獨足下。古數有之。韓王

孫一市不知。一女子知之。謝惠連其父不知。從兄知之。王汝南其兄不知。閱十餘年。其姪始知之。骨肉尚爾。況外人哉。維物亦有然。柯亭之竹。爨下之桐。荆山之璞。豈惟無過而問之者。蓋將駸駸不免。然率爲至音。奇器始之詆而辱之者。旣且交口譽頌。是以知足下之必有得於後也。願無鬱鬱。然僕亦有一言。願爲足下進焉。世之齟齬足下者。以疎節不媚耳。今欲足下荏苒筋骨。甘柔言詞。伺察人顏色。度足下不能。僕亦不爲足下願。獨恐世棄君平。君平亦棄世。將高卧

藏弄集

卷之十五

九 賴古堂一刻

丘壑漸趨於枯槁。此僕之爲足下慮也。夫士生于世。其陋者以富貴相期。淺者以文章自足。僕則謂當以濟世安民爲念。不若究心經濟之學。寧有具而未用。無待用而索具。今足下齒方壯。正積風負翼之日也。幸自勉旃。以遠大者爲期。無以僕狂言之。

賀宿 天士江南丹陽人

○ 答文友論文

文章固宜高深。亦貴正大。如洞庭之月。峨眉之雪。誠遊觀之美。然欲建都會於此。擁千官朝九。譯共球獄。



訟之所受。成條教號。令之所敷。布必有所不可。故古  
人有削其靡曼。以趨峭潔。而文始高者。柳州是也。此  
善於進者也。亦有貶其佶偃。以就顯易。而文益奇者。  
昌黎是也。此善於退者也。僕又常戲論水莫奇於瀑。  
然不可以舟。曷若江河湖海。其幽則產珠貝。藏魚龍。  
其顯更可以利漕漑。通商販。爲觀鉅。而其功尤偉也。  
僕爲此論。誠井中之見。冀履高岸者。援而出之。惟足  
下不吝剖晰。而教誨焉。

與鄒訐士書

藏弄集

卷之十五

類古堂二刻

僕僻居一隅。爲文無所師承。惟就紙上得師耳。然其  
始不知揀擇。猶昧者之登山。其間觸崖壁。墮谿壑者  
有之。蓋途窮始返者屢矣。後乃知有坦行之徑。而才  
庸思拙。往往恨手不應心。心不迨眼。若足下直如跨  
鶴而行。一舉遠造其巔。頂摩星辰。霞烟靄出於履  
舄之下。俯視一切。不屑故事。半功倍。始信天授有限。  
何可企及。僕遊于世久矣。凡當代宗工鉅匠。生平未  
嘗輕爲褒譽。以此名抑鬱而不彰。然終不能自悔。以  
隨聲附和。至意所不許。雖古人猶著論非之。今乃折

角於足下。願益努力日進。以慰故人之望。

### 與友人論乞誌書

誌銘者。所以垂不朽也。因其文辭之美。吾親附之以傳。此當屬之文人。不必定托之高位。計古今地下之石。何止萬億。而流傳耳目者。有幾。每見輦金以求顯者。其人或不盡能文。或誘之門下士。其門下士亦豈真得韓歐遺法者。不過襲耳目間熟習語。略參以狀中事。文成。顯者或點定數字。或仍其本無所竄。封示其子孫。如授拱璧。究其所得。不過葬錄。送時人或指藏。棄集。

人卷之十五

十一 賴古堂二刻

而目之曰。此某大僚之文也。旋即棄擲。僅供覆瓶之用。於親何益乎。僕謂其人生平不能文者。位雖尊。文亦可以無乞。誌必如廬陵始求之。可以無憾。不則寧缺之。以待能者耳。

### 與陳賡明論琴書

琴之爲器也。通於道。然聖賢以此平其性情。後人以此縱其淫靡。如長卿輩。固已失琴之本意矣。然猶心手相應。至今日所爲琴譜。僕觀其詞。皆俚鄙。又有但傳指法。無篇章者。夫情生於文。目無所觸。則心無所



詩公可以罷矣

感既無所感則亦無所思既無所思手何所應徒記其疾徐輕重之繁聲以娛耳此優伶之事君子不為也如有能傳古調操雅音者僕亦當就學矣

堵廷棻 芬木江南無錫人雪堂自鈔

### 與王玄昭

往從陳老蓮西湖書画舫為作梅花八幀粉紅萼綠居其二紅梅一株垂古壁直浸流泉復轟而出作濃花數朶水中有花影紅艷浮動云云綠漪中一黃綠小鳥集旁枯枝斜窺丹葢欲啄更停若聞水鳴而却

### 藏弄集

八卷之十五

三 賴古堂一刻

肥黃諸公

蕭散簡遠  
覺画之神韻俱動古人  
題画諸詩  
送其入

顧者萼綠一枝斜出一正面花微側作視下態從以上半朶俱覆下一水仙枝葉半在紙外二花參差仰笑若明月深竹湘君對影微聞嘆息聲正不知商略何語旋授余水墨曇花法一瓣作一起伏用半濃筆勾如鐵線急用水墨從線外暈開逐瓣一暈故無滯筆蓋手捉兩筆也外旋用水筆云云淡去襯出白瓣淡去故其花若落墨若不落墨有不即不離之妙而雪月之光自出勾瓣須用力不作呆圓證此甚難也華光曰四十年画梅近覺瓣稍圓耳始知亂抹胡圈

全是野派家藏徽宗執扇圖。粉花綠枝宛轉窺映而不失老鐵之性。又從項氏見朱篠瀟灑數株夾墨梅一株。旁題曰墨梅朱竹。予竊摹做與可跡亦有漬墨作花者。但枝不甚文。楊補之未見其梅。但見山水小幀。花葉勾折細勁。亦用墨暈。嚴整中有氣韻。卽其梅可知也。大抵梅花能而衆卉可遊刃也。

### 與吳冠五

近人論史有可通之作詩者。其語曰。或一語可當數語。或一字可代數字。或百千言不能形容。而三數言

藏弄集

卷之十五

三 賴古堂二刻

令人擊節。或詳之數千百言。反紆而抹之過半。爽達有餘味。或長言一氣而易盡。或短語不能使人卒讀。至以一字爲句。風雷競起。全體俱竦。則運字之妙。不可窮詰。猶之書法變化成家者。各自得力。不能喻人矣。至于無字句處。往往可以言接。則又以文斷爲佳。如書以燥筆見空。爲奇。畫家以虛處養神者也。弟每有此等觸悟。乃信古人觀舞劍鬪蛇助草法。真了不異人言。

經之文  
多是如此  
作詩尤不  
可不知也



與王築夫

琬啓自去河間以後每入逆旅輒發先生文讀之驚歎不已中間如藺副使郝太僕傳胡孺人壽序等數篇尤有卓見琬少孤無藉數年以來復爲利祿所驅雖嘗以其餘日亦有志于經史之學而茫乎未涉其涯汶汶乎未測其底裏此儒者之所悔恨而賢士大夫之所不屑教誨者也今夫通邑大都莫不有萬家之衢百物之肆上有珠玉綺繡下訖器用服食之類煌然雜然取之具足於是行旅之人挾金而求貨者

藏弄集

入卷之十五

十四 類古堂二刻

轂相錯趾相踵衽袂相聯各得饜其所欲而去可謂繁庶矣然使游閒無資者過之則雖旁皇嘆羨於其間猶無益也今琬之於經史才不足以究古人之微識不足以窮古人之變而又有簿書以累其心往來酬酢以勞其力朝誦夕忘一無所得辟諸無資之人亦徒旁皇嘆羨於衢肆之間耳又安能饜其所欲哉先生則不然其才足以究古人之微其識足以窮古人之變而又無簿書之累酬酢之勞故能一志凝神乎此以求得聖賢之緒言餘旨而陶然自樂於環堵

之內及其發爲文章氣厚詞豐如風雨之驟至如日月之四燭如尊彝俎豆之淵然邃古而實可以利物濟用其亦無愧於作者矣詩傳有之曰于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鄭氏謂衛文公臣子建旄乘馬數往見賢者於浚邑是爲好善故賢者有善道則樂得而告之情無所恡旄旣迫於公家之事不能匍匐數百里以與先生相見而其區區好善之心猶欲自比於干旄之大夫願先生有以告我而無恡也文集一冊并納還旄再拜不宣

藏弄集

卷之十五

五 賴古堂一刻

俞琬綸

君宜江南長洲人自娛集

與方孩未

幾個春來無淚痕千古斷腸語寧我腸斷勿斷人腸以我輩人令人作妾薄命詞使後人腸斷奚以我輩爲矣弟扇頭二詠一麗春詞一傷秋語也唯兄知情惟弟愛情敢爲人作樓東賦乎正遣人來乃兄惠至卽以附去如新詩嗚咽不能展觀容且屬和

與同年某

每於月底花前言念風采言念款誼獨步百迴渺焉

我輩鍾情



神往及逢驛使、動筆寫懷輒未數字而裂紙嚼去、蓋  
 臨風靜想之神、過於晤對巧於夢寐、纔落筆而真失  
 耳、年丈雅愛吾書、弟不能謙、惟感年丈能愛吾書為  
 知己、乃別來、滌墨數升、盡歸椽曹兩廊架上、與屋梁  
 塵、牽堵雨絮、結為團、而竟以歸鼠之腹、架上者之薄  
 命、與愛者之有情、相憶而緣淺、可歎也、然機緣雖淺  
 作合有神、長夏初秋間、願以新作草書數筴、以當長  
 安蕙纒之贈、家兄名某、倘不揣投刺、幸門者進之、彼  
 無他腸、但於都中、敝止、每以辱顧、時曾望顏色、別來  
 藏弄集

卷之一五

六 顧古堂一刻

瞻戀無已於懷耳、彼臨岐受緘、躍馬而北、弟深羨之、  
 羨其見年丈之早、於見弟也、春雲引思、谷鳥牽愁、遇  
 有青鴻、幸有以慰、

報友

安紹芳 懋卿江南無錫人  
西林集  
 事遂至此耶、良可慨歎、費長房失符、當奈眾鬼何、  
 失名

與沈眉生

古文一道、弟嘗歷覽弘正以來作者、竊有未滿、蓋本

之經術者淺。而能爲世用之言寡也。然其集具有有體有文。未嘗不可鳴國家之盛。視之今日則又遠矣。今爲文盛之時。而不知其衰實甚。高稱秦漢。而駢麗尚不及六朝。動言韓歐。而俚質又直如註釋。且過情之譽。盛氣之詆。輒盈篇幅。兄試觀今之作序者。有似作論讚乎。作論策者。有能條暢根據乎。作傳記者。有切事情乎。作章奏者。其言剴切而擬制詰者。其詞簡正乎。此無論秦漢唐宋視之。弘嘉諸君。真有司隸威儀之嘆矣。弟嘗閱今人之文。其援引鋪衍。似古人

藏弄集

卷之二五

七 賴古堂二刻

才學所不及。不知所以不及。古卽在此。蓋真與不真。而有體與無體異也。故不揣稍欲自振。雖不敢上擬古。作決不敢下效。今人蓋弟亦嘗肆力經史。而出入于人家矣。又不欲襲取一語。覈其體制。以歸於清潔。庶幾自成一家。然實未能也。

雷士俊

伯顓 陝西涇陽人家揚州

雷士俊 伯顓 陝西涇陽人家揚州

與王于一

與王于一 而不知其衰實甚

送臨侯先生序稿呈覽。先生百世人豪。固無藉於斯。然弟嚮之。盡心力而爲之者。亦敬慕之至耳。文章一



道弟甚疎懶，獨於先生不憚煩。至於再至於三矣，又何必待人求作。且文章亦非求之而遂，可作作之而遂能工也。

### 與李艾山

弟今春始學爲詩，近日讀社集，不敢輕作，廢者久之，不能自止，執筆爲此。又作以贈能詩之人，可謂不知量之甚者矣。雖然，鵬蜩異飛，亦各循其力之所至，何必相愧乎。敬錄以進。

### 與孫豹人

歲辛集

入卷之十五

入

類古堂二刻

衰經而與宴會，賢者所譏。仁兄讀古人書，豈不愛人以德乎。然闊別經旬，思得一晤。暇時過訪，畱坐說禮。煮蔬炊糲，見賜以喪食，弟自不敢辭也。

又

曩晤會有他客，數語別去。過訪又不相值，誠交遊恨事也。徧檢詩源，得讀佳篇，金山嘯月樓諸詩，雄健有工部風味。至貧來憐義僕等句，更爲深刻。鍾譚觀之，服絕矣。大抵鍾譚論說古人情理入骨，亦是千年僅見。而略於音調，甚失詩意。詩以言志，聲卽依之。鍾譚

詩歸譬之於人猶瘡痍也。雖不盡如此。然古人好詩。一入其選。則作如此觀。四家詩選。可救鍾譚之偏矣。又  
築夫素心人也。仁兄招飲一尊一盞足矣。且儉薄所以居患難古之道也。

又  
啟奩過盛。或仁兄愛子情須如此。而律以往來之禮。不應獨厚如此也。驚愧兼至。此後一切饗壻省女諸事。乞痛爲節約。緣我輩納身窮途。作事不可不量力。而道已在是。與其畏見笑于鄉人。不若求免譏於賢者也。秀才酸言。却亦至當。仁兄終不聽從邪。

與張六息

仁兄到家計已半月矣。內有兒孫牽衣嬉戲。外有玄叟輩把酒談諧。快心何如。弟白首一室。但書債未了。上嘗思好書與好酒好色。同是一癖。家產坐此蕩盡。而好之不止。胷中至死無悔。然明知而不能戒。言之可笑。家姊衰老。何日得見。慎食眠省惱怒。惟此之囑。



陳言夏詩選最盛舉也然郡城人情薄惡弟與築夫  
謗議不少若復行此又爲詬訕者樹的矣凡身處泥  
塗者不願人之獨潔人情不甚相遠仁兄亦當鑒此  
也

答王築夫

入夏以來弟噐皿簪珥俱歸之質庫然弟終不肯向  
人一言者仁兄可思其故矣我輩處今日惟有痛自  
裁減一法竭忠盡歡古人所戒今日并未嘗忠未嘗  
歡也察言觀色自知之耳

藏書集

卷之十五

三

賴古堂二刻

胡

介

再見

書誠爾慈

漢書綿密周緻史記便有單刀直入之意此卽史所  
以度越漢處人之爲人爲文當學史不當學漢試觀  
古成道人與命世英雄濶濶落落一生止辦一事而  
其人已千古矣正有單刀直入之意也若以有限精  
神東塗西抹成得何用

與開遠

開遠近讀知味否讀書要知書味如人飲食須知飲

食之味也。人生十五六，正是聰明怒發時。此時下得一分苦心，勝後來萬萬也。常思挨肩擦背，都是讀書人。如何便得出人頭地。常看人登七層塔者，先人一氣直踞巔頂地步。高眼界，濶晏息，早也念之，念之。

### 與錢允武

頗思扁舟過從，覓故人語言，消此寂寂會塵網，羈人春夏之交。山翁禪師住道場，當了南園之約。道人中大雄山翁二老，真今時之古尊宿也。晴菴與同人請其重興道場，比至兩兄不可不親近之，并出一手。藏弄集

### 卷之十五

### 三 賴古堂二刻

助揚佛事，本色道人亦如沅江九肋鯨，不當輕易放過也。比晤潘天老，否，渠四香閣中亦有掣風顛，漢在曾物色之否。

### 與費晴菴

契濶日久，西河半席話，殊未盡懷端。悵悵長安奕棋，尚未勝着。池館寒梅，又成雪。時序如流，河清難俟。想同一黯然也。道場之舉，聞之歎慰。我輩腸未盡冷，不能不與人相關。然從空花泡影中，浪糜時日，雖高名厚實，自道眼觀之，螻蟻展丸耳。視與世外真人共成。



多生勝事。其間豈易問。道里哉。

陳

舒

原舒浙江杭州人

與兒建中

我病是貧根。貧不可却。則病不可除。略有升斗。便鱗鬣動盪。若不至鈎腮乾挂。還可自濡。不必憂我死也。

答程司空

爲石谿大師画

公此画所謂人中天。在石公果位上應得者。他人便消受不得也。論某題數字于上。却不帶將。貓鼠升天耶。多幸多幸。

藏弄集

卷之十五

三 賴古堂二刻

黃虞稷

俞邵福建晉江人家白門海鶴先生子

與陳孫毅

數年來坎壈困抑。憂讒畏譏。有累紙不能爲知已告者。兼以兩遭朋足。貧病顛連。幾無人趣。秋風蕭瑟。出愁入愁。年已過壯。顧眎此身。茫無着落。中夜思之。竟夕輾側。遐想先生磨墨。看鼻拂箋。矐面颯颯。作書意氣。飛舉人生。得此亦足以豪。下眎夫。蓆舍面牆。作蒼蠅聲者。真如神龍土蚓之不可齊量語也。

宋之議論說事無過三蘇簡質平淡歐曾所擅此猶世所稱耳他若後山之潔古放翁之蒼鬱同甫之劄關正齋之典實及元道園曼碩石田巴西皆嚴而有法未可廢也論詩者不及宋元然宋多入情元多雅調學者取裁于漢唐取資于二代其法也爲文闢與于六經史漢八家而以諸子爲園亭別業亦何不可食五穀者將屏置海物邪知不然矣

胡周鼎

再見

○與呂賡娛

裁毒集

八卷之十五

三

賴古堂二刻

足下解經析疑快同割竹爲古文詩歌下筆不能自休所選諸文學者取正雖字久漫滅流傳未已不啻以駱駝膏打斷碑者又如瓠盧漢書海外珍重視子雲法言富賈僅賣錢十萬願載于書不足道矣

與田孫若

讀書在明取舍舍則吳起臨戰一劒可以不御取則歐陽見碑駐馬三日未能相忘然後發爲文章雅而馴古而不雜龍起虎視氣靜于行間角吐宮商律諧于句裏足下傳矣



與人

士君子之遇合誠難矣。方其未遇，天下嗷嗷以待之。無舍瑟求工之想，迨其既遇，天下愉愉以依之。亦無載輓蒙譏之陋，足下勉之哉。僕嘗與足下論列往事，一言忠孝，眉舞色張，一指佞人，索敵呼劍，無違心之吐茹，鮮俗之毀譽，其志行足以易風俗，明人倫，一朝立朝，事主勤公，家之憂而損百姓之害，清畏人知，可也。卽惟恐人不知，亦可也。世德在前，步趨不遠，且遇于十年以前，可也。遇于十年以後，亦可也。苟能修身，何患不榮，足下勉之哉。

藏弄集

卷之五

三

賴古堂二刻

庚辰都門與友

韓昌黎上書宰相，後代議之，不知東方曼倩以上書自舉，待詔公車，拜大中大夫，給事中，枚少孺亦上書自稱枚乘之子，天子大喜，立拜爲郎，後世封駁有專官，宰相不開館，見士面受諫書，而天下無大言之士，朝廷因以少敢言之官，陽爲人主恡脂澤而陰使世道成擁腫可乎。

與人

儒者稱人之善於其生也。不敢有隱于其沒也。不忍有遺。匪係乎言之文。不文太史公。自敘極詳。猶忘字。曰子長穎濱。爲長公誌。甚辨。未言壽六十六。况側聞風聽者乎。予故以弗克辭爲惴惴也。

### 與方人文

足下聘六經之奧府。探百史之至曠。凡西州漆書。羽林遺集。流覽必周。正似彌衡觀碑。非石盡字滅。鮮有漏佚。

### 庚辰與同年

藏書集

卷之十五

三十五 賴古堂二刻

董仲舒以修春秋爲博士。孔臧得自乞太嘗。專修家業。不願就御史職。古人辭俸讀書。乞官精學。又或載賜書開史局。隨宦轍。以自便。聘朝臣爲掌侍。區家寵除史職。而未有取一代典故奉詔成書者。何其疎也。

### 與辛勿推

癸酉之役。弟以糠粃前南國。而足下戢然空冀北之羣。若遘七年。始復潦倒一週。三都未出。僮父遺譏。卽士龍兄弟。且乏虛懷。馥餘之號。將無感慨係之乎。

房天駟 大生 江南江寧人



有一篇長  
歌在內

復王總戎 玉璧

賢勞王事，行邊良苦。然秋空絕塞，畫角聲餘。正大丈夫，壯懷淋漓。際也辱來札，順復不一。

與萬水部開來

弟孱怯士耳，不能投石超距。出塞入塞，若許挾五寸弱穎，油素數尺，從諸子揚扈風雅。遜心不朽之圖，則弟方壯。猶是十年前。長安酒樓上房十郎也。

復新城王子底

齊賈還索有遠函，并香奩二冊，快讀之，益歎古道雅。

藏書集

卷之二十五

三 賴古堂二刻

懷聲色滿紙，離思咏歌，風流未散也。但惜不見令弟貽上所爲三十章，又續十章，次第聆雙鬟發響，何羨楊柳外，曉風殘月哉。

高 岑 蔚生江南上元人康生弟

與櫟園先生

譜牒唐宋以來畫家源流系次，及其所論著以爲畫史。如詩話詩品之類，世固不乏。卽董宗伯諸人亦皆各有編輯。由其所說肆而習之，宜人人虎頭家家摩詰矣。而其臨素命筆，則一切詮諦皆無着處。止是

自。家。料。理。自。家。筆。墨。一。往。與。境。會。者。爲。有。變。化。無。端。  
之。妙。耳。辟。如。舉。業。家。規。規。奉。昔。人。典。則。如。公。輸。授。墨。  
庖。丁。奏。刀。伯。牙。進。操。操。聞。鐘。揣。籥。以。爲。摩。畫。豈。復。有。文。  
哉。適。足。以。資。村。學。究。之。傳。鉢。而。已。岑。偶。與。從。子。兩。吉。  
行。雨。花。木。末。間。見。其。山。勢。透。逸。岡。巒。相。接。平。沙。遠。樹。  
互。相。錯。連。最。有。画。師。不。可。措。手。處。何。必。非。荆。關。不。傳。  
之。祕。因。語。先。生。所。集。近。代。名。家。画。冊。極。一。時。之。盛。其。  
間。千。狀。萬。態。皆。從。此。中。悟。入。幸。假。數。冊。與。之。一。觀。將。  
以。印。其。所。見。不。願。守。此。爲。藍。本。也。

藏。書。集

入。卷。之。十五

三

穎。古。堂。二。刻

高

遇

雨。吉。江。南。上。元。人。康。生。子。蔚。生。姪。

與。馮。青。門。乞。筆。帖

弟。作。畫。以。甫。離。書。室。仍。慣。用。湖。穎。世。兄。錦。繡。之。敝。帚。  
卽。可。爲。弟。丹。青。之。利。矛。幸。貯。以。惠。我。母。謂。中。書。不。中。  
書。遂。棄。之。也。

王

巖

築。夫。陝。西。長。安。籍。江。南。江。都。人。

與。雷。伯。顓。書

佳。集。刻。成。幾。何。聞。季。征。欲。叻。刻。費。蚤。成。固。善。但。僕。有。  
一。言。吾。兄。此。事。且。宜。稍。緩。天。地。間。至。寶。自。有。鬼。神。護。



持雖欲沉霾掩蔽不可得也此特就文章一事而言  
若吾道所當成就盛德大業有不止于文章者不必  
沾沾自見也芻蕘可采勿以爲妄

杜濬

于皇湖廣黃崗人  
茶邨集

復謝仲玉

澗別十年遠在書問感歎不已中間談及故鄉兵火  
蕭條田廬蕩析之狀殆一字一淚甚矣吾兄之老而  
善悲也孔北海云憂能傷人弟敢謬獻狂言少寬左  
右何如嘗竊以爲人雖修偉立地不過五六尺極人  
飛弄集

入卷之十五

三 賴古堂二刻

之力造爲樓觀臺榭拔地而起不過數十丈於此有  
人焉登峰而下視其高一倍則人物如螻蛄觀臺榭  
如蟻垤矣又高數倍則墨然無所見矧以無窮之高  
而下視曠絕之卑所見但茫茫一氣而已此茫茫一  
氣者終古如一也然則極世局之變遷盡人情之悲  
喜總不能越此地上數十丈之吟誠窮高視之除茫  
茫一氣而外別無所見又何有所謂古今理亂平陂  
往復者哉願吾兄如此高着眼則知人世之紛紛擾  
擾忽啼忽笑說成說敗舉可憐也弟流離困苦殆倍

此論與子  
合足使朝  
宗地下心  
折

於兄。獨以開得這隻眼。不至鬻殺在幾片屋瓦之下。此身尚在。豈偶然哉。非相念之深。不傳此道。聊當千里奉寄。一劑寬中順氣散。不須草根木皮也。一笑。

### 與施尚白學憲

俟朝宗後出才俊。而根柢不堅。火色未老。尤好作妄語。以行己意。此最文章家無品處。不知先生以爲然否。

### 與陳伯幾

維揚久聚。不意吾兄一日別去。遂挈家徑歸西江。弟

藏弄集

人卷之十五

完 賴古堂二刻

不能歸之人。翻恨歸者爲太愆。諦思始自笑也。尊選評點精切。惜墨如金。弟所願附不朽者。乃因循至今。未及料理報命。與豹人詩志幾成兩負。其故何哉。大率詩名弟所好。懶惰亦弟所好。弟好詩名如魚。好懶惰如熊掌。是以相角。而懶惰勝也。然弟積懶日久。如人頓頓食熊掌。過多生厭。必將有時。而取魚則弟之勉搜。敝帚覓便奉教。有日矣。并發千里一嘆。

宋

琬

玉叔荔裳山東萊陽人  
安雅堂集

借笑隱和尚水軒納涼書



僕性畏熱避之如仇。譬以市廛喧隘故逃之舟中。陽  
鳥為虐。湖水如沸。若大白鷗。鄉幾無安放。四大處佛  
閣。左側水檻。芙蓉田。田與繩床相接。每坐其間。思為  
葉下游魚。那可遽得。倘蒙見許。此夜便携枕簟。信宿  
清涼國土。須菩提於意云何。

約王仲昭張鄴仙看花

永興寺老梅花。中之魯靈光也。僕亟欲一往。而門下  
以花信尚早為辭。不知花之佳處。正在含苞蓄蘖。辛  
稼軒所謂十三女兒學繡時也。及至離披爛熳。則風  
韻都減。故雖怪風疾雨。亦當携臥具以行。僕已借得  
葛生蹇驢。期門下於西谿橋下矣。

藏弄集

卷之十五

三 類古堂二刻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弄集卷之十六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津客

曹爾堪

子顧顧菴浙江嘉善人

復魯將軍壁山

讀來教知為老僧後身。語語參悟。勝於臨濟劈頭一  
喝矣。况高牙大纛中為衆生救苦救難出諸鋒刃。刀  
劍之下。豈非真實修行。不必坐蒲團數穗子。枯對佛

藏弄集

卷之十六

一 賴古堂二刻

燈前而虎頭之為此者。使人知凌烟閣上自有如來  
也。容勉綴數行。以附於合十回向之弟子。不知大法  
王肯容笨漢分一席之地否。

與沈禹錫箕陳

漂泊單懷淹留匝月。高齋密邇。累夕傳觴。使遊子獲  
所依歸。莊舄執珪之吟。仲宣登樓之賦。可以無作。臨  
岐道旁。祖帳不忍言別。能無折楊柳而銷魂。贈將離  
而揮涕乎。十五日抵武陟。憇公館。感使君之賢。翼日  
渡河。屈榮澤。白茅蔽野。黃流嚙岸。回首河北之隰。桑

敏得疎疎  
落落大有  
雅人深致



有沃裊栉深陰。風土敷腴。眷念不置。十七日至鄭州。州倅乃宗弟。以秋曹左遷者。爲之載酒東郊。三里陰氏水亭。鶯啼柳巷。鶯集蓮陂。解衣幕地。爲竟日遊。詩云。東有甫草。彷彿見之。十九日過中牟。二十日入大梁矣。問吹臺之廢趾。吊宋寢於平蕪。歎歎欲泣。况憂患之餘。求侯生而不得。不禁悲憤之填膺也。役旋聊述遊踪。以慰倦念。續南皮之良會。未知在何日耳。

李萬宗孝廉

炎日滯黍丘。累地主周旋。河朔之會似邁古。人而清

藏弄集

人卷之十六

二 類古堂二刻

泉朱。李冰井。瓜未。知何年。可續能無逸。若河山之歎耶。辱手函。遠存餽。篆無數。當南陽。抱膝梁父。高吟之時。而典裘賣麥。捐惠過豐。尤感故人之厚意也。二箋勉塗附正。此中陶泓不良。更甚其拙。擬賦一詩。志感而鴻旋頗遠。從容當踐此言耳。

裴晉卿納言

浪遊匝歲。拮据甚艱。舊冬踉蹌還里。亟爲售產計。而先業甚薄。同于車薪之杯水。不審空中樓閣。亦有遙望如霞之日否。凡有可爲地者。萬望垂如天之翼。

宋荔裳觀察

邯鄲傀儡聚首達曙吾輩百年間入夢出夢之境一  
巨縮之銀燈檀板之中可笑亦可涕也

又

留連湖上者幾及兩月山水面目數十年常在目前  
此來獨稱快意者有荔裳暨西樵鐵崖諸公詩酒倡  
和爲人間樂事况皆以奇禍得免天復安頓之湖山  
之間不愈感彼蒼之賜耶弟刻下放棹言旋望若河  
漢回首不禁惘然

藏書集

入卷之十六

三 賴古堂一刻

王猷定

于一江西南昌人  
遺稿

與友論文書

足下之言曰文以氣爲主古人豈欺我哉嗚呼子可  
謂知文者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阿房之高  
且敞也魯靈光之巋且煥也臨春結綺之侈且麗也  
楊子之亭葛氏之廬之幽且閒也亦甚不同乃其爲  
之也楹簷椽棧則無不同也故耳目四肢皆具始可  
以爲人根荄枝葉皆備始可以爲木也然則辭固兼  
體而氣乃行於體之中者也古人爲是言也有所兼



能使人望  
之果腹

三峽御流

落最  
有

後人泥其言而不察亦已過矣夫劍之下型未能斷  
蔬及加之砥礪可以刺犀甲鏡之下型不能見日影  
及分以玄錫磨以白旃可以鑑鬚眉然則體亦爲文  
之砥錫也夫體何自出理而已矣張文潛曰理勝者  
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塗澤而隙間百出此猶  
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  
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  
雄其何益之有故氣之充充於立體而體之所急急  
於明理仁義中正之旨理亂得失之林灼然見其本  
戴弄集

入卷之十六

四 續古堂二刻

末而後靜虛以澄之精明以致之優柔以畜之廣博  
以貫之範古以弘之峻潔以行之宛轉以暢之有承  
螭之專有貫虱之巧有解牛之神故天下見其言望  
而可畏究而不可測隱然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而灑  
灑灑灑龍門時時激發奇壯曠然大行九坂造父飛轡越  
之而行空也而其大古光明如陶冶未耜不可一日  
而闕如黼黻丹青可以一望而曉豈非體具而氣足  
哉不然何以上古聖人有辭中古聖人又起而續之  
而後先連綴如出一人哉至於豐玉荒穀不能相兼

春華秋實不能相擅。杜預有武庫之名。君子謂其錮疾。韋昭窮周禮之義。君子謂其疵曠。房輝遠稱爲五經庫。無益於時。殷踐猷號爲五總龜。無補於世。是固其得于天者各有長。而資於人者必不足也。拜手裁答。足下試寓焉。其以予言爲然否。

與黃維章

杜老不能庇人手。畫萬間已令千古貧。士歡顏况勤懇。篤摯如先生者乎。一寸感私勒在崑崙之第一峰矣。

藏弄集

入卷之十六

五 顧古堂二刻

白玉奇

元美江西金谿人  
蘭臺集

與曾首士

蘇子喜人說鬼說夢。筭命非鬼。非夢。忽生哀樂誠。鬼夢之尤爾。李君去姑。令妄言之。君妄聽之。

與荆石

古人刀劍鉤冠之飾。非通古今。別然不然。尚不能佩。况吾輩以聲氣感天下。欲於數千里外。傾人心。膽。苟非有道德文章爲之本。不猶刀劍鉤冠之難服乎。則得羣無敵。似難卒至。然既有足下呼之。又可徐收矣。

我作短章  
又如此動  
後文人何  
所不可

曹丘作爾  
語故自達

說得聲氣  
二字有本  
方不是浮  
名動人



陳允衡 伯璣江西建昌人  
愛琴館集

與櫟園

尊朱之說極是。朱子晚年謂一部論語直解到死則其中或有幾微之未安者。後儒一一尊之。非朱子之志也。婁子柔常曰。昔者聞通儒之論。以爲聖人之經。宜存衆多異同之說。以待讀者之自得。且漢人去古尚近。學有承受。其說決不可盡廢。明初儒學之臣。不能將順聖主之德意。而狃於所聞。一切抹殺。此與介甫之私學何異。今之舉子業。自當以朱傳爲宗。若好古博雅之士。似宜斟酌古今之間。不容守其固陋。而已子柔醇雅之士。而其言若此。詎好異哉。

復愚山先生

承手示論伯敬集言言刺骨。手隘心狠。真定評也。大略其所處。在中晚之際。復爲黨論所擠。當時以大行擬科。忽出而爲南儀曹。志節不舒。故文氣多幽抑處。亦如子厚之不能望退之也。黨論以十亂呼之。與鄒臣虎諸公同列。皆好學孤行。不肯逐隊之士。幾同子厚。見累于王叔文矣。此其隘之之繇。難與王李爭昌。

鄭仲與考  
亭或問畢  
竟可思

藏弃集

人卷之十六

六 類古堂二刻

讀書最右  
眼力惟眼  
冷然後能  
辨古人冷  
處

年來以罵  
鐘譚爲能  
事近有稍  
知折衷者  
此更獨推  
伯敬洵有  
確見

盛之運。且與同鄉李翼軒先生不合。翼軒大泌一書。睥睨弁州南溟。然類書成句。未能解脫。伯敬直欲以單辭片語。貫革點睛。視此纍纍者。皆糟粕臭腐耳。此先生所云心狠處。莊生之言。兵莫慘于志也。冷之一言。其詩其文。咸主之。卽從古人清警。出如東坡留侯論。且其意不在書史。遷質留侯。意爲魁梧。乃如婦人女子。此皆是冷處。豈以守近寂寞不用事。不換字爲冷乎。石倉所謂清而有痕。是伯敬癖於冷之病。非史遷東坡之冷也。先生以爲何如。不俗之說。尤爲至言。

藏弄集

入卷之十六

七 賴古堂三刻

曾記與楚中曹弱生論書法。衡謂某某今日草書。可謂登峰造極。曹云我但學愈登峰造極。愈俗耳。此是禪家三昧。難以言詮。卽來翰見示。愈好愈俗者也。然今人功力未深。遽求不俗。遂流爲李賀盧仝之鬼怪。與夫郊寒島瘦矣。賀之由于離騷。郊之原于漢晉。此豈一切不學者所能然哉。伯敬之究心經史。莊騷。以宦爲隱。以讀書爲宦。其大實不可及。而于友誼尤篤。惟徐元歎張草臣諸君。絕不師古。附和景陵靈朴之說。日趨俚弱。致伯敬獨受惡名。詞塲諸公。無不相習。



譏刺何哉。蒙采鯁生一言。而窮其勝致。豈不令景陵  
地下愉快。衡非偏有景陵癖。往與牧齋曾面相折衷。  
尚乞高明有以教之。幸甚幸甚。

陳維崧

其年江南宜興人

與余澹心

客冬浪遊三泖。子建尚水。諸子俱勤言念。每當文酒  
之會。衣裳之集。啣栝奮袖。仰而賦詩。未嘗不思澹心  
足下也。僕年來落拓萍踪。幽憂奇疾。初明作表。惟解  
思鄉。向秀陳詞。祇餘感舊。一枝之棲未定。六月之息  
藏。弄集

卷之十六

賴古堂二刻

香飽是其  
年本色喜  
與眉目疎  
秀無六季  
氣息

何從。春中卽有長水之行。然而開府江南。不勝哀怨。  
叅軍河北。但益蒼涼。是以過士衡之墓。無暇言愁。讀  
陸倕之銘。彌工敘恨也。文旌何日東來。姑蘇三月花  
飛草長。平樂之酒。十千當壚之姬。三五如聖野。如須  
輩。慨焉疇昔。古人云。雖不得志。亦且快意。僕豈須臾  
忘此者哉。小范初擬卜居陽羨。近因徐淑之書。遂泛  
鳴夷之棹。足下得一良朋。弟輩失一勝友。能無妒乎。

欽遲良翰。以代萱蘇。

劉體仁

公祇江南潁州籍河南永城人

與曾庭聞

今之人不知書。却是快事。弟知好之。而老鈍廢學。正如桃子不熟。爲枝頭乾耳。豈不可歎。所喜時得諸君子。不見擯斥。閒聆緒論。雖空虛自愧。亦如金剛經所稱。于阿僧祇劫。得值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庶作將來根因耳。讀近文如霜鷹下空。神駿無比。卽茗文亦不復敢強項。倘歸塗憶及不肖弟。當貽一篇。以爲秉燭之勉。將附以不朽。

何

平

公達匡山大典籍江南嘉定人  
竹畧全集

藏弄集

卷之十六

九續古堂二刻

與人

君子內無旁福。外無旁禍。一旁字足爲君子寫照。若我有召禍之事。則禍在其中。而非旁矣。

黎遂球

美周廣東南海人  
蓮鬚閣集

報謝伯子

別承良規。以弟英風太露。爲戒。因往復深思。其說生今之時。謂恐以此忤犯時忌。取死耳。弟歷遍江淮燕代。覺比來流氛所過。其間士大夫遭之者。或奔逃而死。或獻城犯法而死。豈盡以此故。其果有英氣者。則



磊磊落落  
孤行已意  
上則文舉  
下則太白

戰鬪而死也。又執吉執凶。且夫人身百年間。修短同歸。一灰以萬石。君之數馬。足焉而死。以灌夫。馮座焉。而死。楊惲。種豆爲箕之詩。取死固也。馬援。貽書教子。誠言人過。卽以是書。言人過。取咎天下。亦安能盡得。趨避乎。求其無失。吾所當然者而已。

### 報劉生民

承諭空同詩文。誠如尊教。弟則謂其詩所以讓杜者。在往往套用其語耳。若文章之氣。亦未大備。豈足以當退之。仁兄試觀退之全集中。何嘗有一篇襲人常

藏李集

人卷之十六

十 續古堂二刻

全是自己  
真而孔古  
之傳人多  
以此也

文一子雲  
知已

格用人唾餘。或以法相祖述。則有之。如長吉。飛光。飛光。從西漢樂府中來。人皆不覺。退之佛骨表。亦從西漢奏疏來也。然豈必有叔敖者。在其衣冠哉。如此。則人人皆可爲。何必優孟子雲。所謂有人。姓孔而字仲尼。是矣。太玄準易。此非姓孔而仲尼乎。要之太玄。固自有真得。若徒襲易之皮膚。當不傳矣。前朝諸大家。如元美。多用子長。晚乃變而爲蘇。長公于鱗。意在修詞。步趨盲史。亦各有得失。皆此之故也。仁兄亦從其議論之所自起者而觀之。則知文章之道。存乎其人。

此其所以傳爾。詩之傳則以韻趣勝。故唐之詩人如宋之問輩其品卑下而詩乃不可沒。彼各有所得之趣也。桑濮之風非乎。此其旨又悉之三百篇。仁兄上下千古必知其故。弟年來徒放言爾。季重先生以李自見許。又謂過之。果如來教云云。當之媿甚。然亦冷煖自知而已。

### 與鄭超宗士介

黃牡丹之會。諸君子皆靈蛇在握。人人自以爲當得大將。何意漫吟如弟。遂爲錢牧翁首拔。以獲仁兄重

藏弄集

八卷之十六

七

賴古堂二刻

約壽詩狀元糊名易書馳使數百里外請定于虞山虞山甲乙回拆視之狀頭黎美周也至今傳爲盛事

不必問孰者真假也。

### 答尹昌庭

吾人遊世如一葉扁舟。過巨洋者旦夕風波。安能保其不起。然須定安嘗靜坐以聽其息。若左右欹仄。輒

賦黃牡丹  
壽者數十  
人超宗士  
介鑄金危

約壽詩狀  
元糊名易  
書馳使數  
百里外請  
定于虞山  
虞山甲乙  
回拆視之  
狀頭黎美  
周也至今  
傳爲盛事

長年三老  
臨定規其



又是定中之意

倚伏遷就則修焉東傾倏焉西覆顛倒之禍反從自  
已甚之弟近來每署二語以自觀曰天空海濶孤月  
獨明嘗夜泛大海見風雨驟作一邊波浪亦復有一  
邊安瀾者惟濶故也雲霧洶湧若撼天然不知月在  
天上清光一毫不損從安瀾處視之覺黑風黑浪不  
過自起自滅清光之處未嘗稍變惟空故也竊謂從  
此識破便可正色立朝反安心入鋸木板中故年來  
所遭絕奇險而可怖者惟安心聽之無不止息仁兄  
道德堅固知當更有所以益我居今之世以賄焚身  
藏弄集

卷之十六

三 賴古堂二刻

此庸人皆能知之若名為累殆有甚焉試觀蔡邕至  
欲逃亡而復以人皆識之次且却止然則反不若名  
不出鄉里而面目使人難憶者之為便矣  
宗元鼎 定九江南興化籍江都人芙蓉集

與汪蛟門

記鴈聲梧葉樓下傳杯頃刻三素春雲縹緲度元君  
之駕矣阿太藍橋遙補玉鏡之賀須致之雀屏中

與蕭靈曦

覽蕪城風雨圖覺煙霧溟濛隋宮如畫及讀新詩二

予與定九  
交最久每  
對其人滯  
如菊澄楚  
秋水同人  
中惟定九  
可謂靜者  
公觀數積

已令人鄙  
穢全消不  
得更接千  
頭也

與人

余性不喜煩。與人對終日。卽病。或飲酌數夕。亦然。或  
值勢利毀譽之場。幾如溽暑。置身赤日下。此其器沉  
淪於山林巖谷固宜。而移家於窮鄉僻壤。亦此意也。  
其居隣亦習知予懶。余閒居亦未常至柴門外。或客  
至。或入郡。始一到門。不則數月。兀坐草堂而已。昔杜  
生三十年未嘗出門。孫軫問之。杜指門外一桑曰。憶  
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余未嘗不向慕之。惜乎不  
能也。

藏弄集

卷之十六

三

賴古堂二刻

又

性最喜書。值兵火無一全帙。然殘篇斷簡。與古人交  
朗頌。其佳處不必問其首尾。從來亦自快人意。

張賁孫

繡武浙江錢塘人

上龔周兩先生乞墓胡彥遠書

今年夏六月三日。錢唐處士胡介死。介年四十九。無  
子。老親白髮。撫屍而慟。死無以殮也。友人沈生陸生  
輩。經理其喪事。訃聞吳門。某與前御史姜公哭之。慟



伏念介少有高志。立名節。寡雜交。遨遊公卿間。名譽甚盛。所至貴顯。士大夫無不欲爭識介者。而介獨孱然不屑。以明其孤介絕俗之行。獨稱述合肥大梁兩先生不去口。是介於兩先生有知己之感。非流俗所得同明矣。某又深有動於心。爲之言。夫處士不達。困頓貧賤。夭折以死。命也。死無棺槨。含殮之具。暴露曠野。莫爲掩埋。亦命也。子孫或斷絕。或有而流離失所。弗克饗祀。祖宗血食。斬焉茫茫幽冥。無丘壠廟社可依之鬼。蓋不知幾千萬矣。何況志節曠達之士。隨風雨上下。飄然江海。何所不自得哉。獨生人。繼繼之懷。如送遠客。不勝戀戀耳。況生有盛名。死有傳述。死亦榮焉。或生蒙疾累。毀譽間錯。及其骨已朽矣。後世讀其書。慨然想慕其爲人。恨不生同其世。與之交。惜其才而悲其遇。不知涕洟之何從也。是以前年金陵顧與治死。去年南昌王于一死。死之日。伶仃悽楚之狀。與介同。而與治遺文爲施愚山先生所刻。于一遺文爲周先生所刻。介獨詩文散失。亾可傳者。其生平筆札頗有奇氣。無大著作。未能自成一家。不克與其名

相副。是介生有盛名。死竟泯沒也。再遲之十年二十年。故交垂盡。及於後世。千古萬年。無復知所爲介者。是介竟死也。兩先生座間有上客。死而無聞。豈不痛哉。故某以爲言。願兩先生買山間半畝地。助之拵埋。題曰。嗚呼。錢唐處士胡介之墓。俾石碣所垂。不至蕪沒。是兩先生憐才愛士之盛心也。某再拜。

蘇惟霖

潛甫湖廣江陵人  
西遊札子

### 與袁孝廉

向來累聆仁兄言句。意其有所恐懼憂患。將落異路。

藏書集

卷之十六

一五 賴古堂一刻

學士大夫  
談禪通病

即此便已  
說破矣

門頭仁兄亦意弟空腹高心。不落在無事甲裏。便流爲無所忌憚。各有深憂。不能出諸口。非不能出。不忍出也。此事非可以口語爭。非可以有爭入待之而已。弟十年來三回九轉。阿兄不與我說一字。但誦訛處。節節微破。相似處。節節溫養。甫得箇入路。將大和會一番。舍我而去。弟所爲泣盡繼之以血也。昨者長安夜話。默覺仁兄進此一格。不勝悲喜。河頭一語。便是拈花一會。從此大王路上。各各證去。現業有淺深。習氣有厚薄。自行自到。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而已。



與寒灰奇公

春初接手書。拈提師子尊者公案。喜師大有活機。非復柳浪相別面孔。遙空頂禮。恨各天南北。不得面承針劄也。雪照來。知師近與諸老禪提唱武林深處。想益精進。桶底脫時。幸通消息來。

與董太史

不佞早年善病。亦復驚心化者。一條嬾筋。拙覽不出。而當事者。必欲捉鼻從事。居常自念。四大既不堅牢。大事不得入手。半世心知才一等待閭。鬚子不肯稍藏弄集。

人卷之十六

十六 賴古堂二刻

移定本。若使聖人見憐。便與一筆銷除。放此懶牛歸之大澤。便是萬物一體之洪慈。而今未可必得也。可奈何。

○ 答章衡陽尚璽

鶴林之遊。真耶夢耶。憶先子瞻閒書貝葉。放鶴綠雪之間。周濂溪掩關獨坐。碧漣自賞。孫過庭大慧諸老。龍蛇蹴蹋。棒喝交加。彼一時也。山光吐媚。雪韻呈葩。鬼物在傍。合取狗口。數百年來。嵐翠不改。流風猶存。仰觀俯視。盡入感念。蓋古今之不及。而盛事之難再。

也孰謂吾兩人者於震濤潏澁之中一葉上下披囊  
橫棹上無千古下無儕類直待山鬼夜號市兒掩口  
斯又數百年來之一時矣吾烏知予瞻諸公之時其  
境致人情不如今日哉清福而兼不朽之事上界神  
仙猶怪之翁臺得無易視也笑笑

答李西卿方伯

我輩皆四十歲矣來日無多浮名幾何接手札無次  
不致念于知己之難害己之巧者以弟論害我則無  
之蓋世未有能害人者也一官之滋味無幾若做了  
藏書集

卷之十六

七

賴古堂二刻

一會得一相愛之友作一篇極酷烈文字祖之春明  
門外還餘得幾年栽花養魚睡起如意既無炎冷逼  
心終鮮稱譏傷胃豈非上界神仙所不能兼者而我  
獨兼之乎顧容易不可得耳人既割斷我不得我又  
自不肯割斷五六十歲頭出頭沒畏首畏尾有老死  
他鄉顧妻戀子眼光不落而已豈不可痛哉

熊非伯侍御

客夏在京口獨坐小樓於時烟雨濛濛四山頭白左  
顧則鶴林先子瞻讀書處在焉右顧則北固狼石峻



响其上。孫劉策曹地也。感念今昔。睠懷時事。廿載故  
人。一時和雨俱到。而肝膽可共。與我同無心者。指不  
數數屈也。呼斗酒。憑几自勞。繼以悲歌。泣數行下。遂  
援筆取案頭一箋。作急書數語。淚在眉睫。奚兒相顧  
愕然。敝郡一老衲云。人生景到真處。情到逼處。而能  
忍淚作乾眼者。是無熱心。可以作賊。章惇王敦是也。  
弟之所以思兄。念兄不能置兄。對手札。娓娓知兄之  
不能無淚也。

與董太史

藏弄集

卷之二十六

七人 賴古堂二刻

結念山泉。倍思有道於明公。特甚。偶見蕭民部。亦爲  
道。惓惓不置。故知世間自有此一種相思。既非聲色  
終遠。勢利則直歸之。曰無事道人。作無意味之想。而  
已。日者理裝而南。收拾松菊已。卽當携一藥裹。一老  
衲。一蒼頭。一易。從白門趨三山。了湖上宿債。明公有  
聞。應不作生客觀也。羽便先此附訊。并致扇二。拙刻  
一爲報。或曰華亭書畫謀寰宇。布鼓過雷門。今猶昔  
也。余謂不然。怕人笑語。老衲所以不如弄獼猴者。使  
明公啓緘一笑。不乃人世難得之一會乎。靈山會上。

笑的笑罵的罵合掌跌坐的只恁合掌跌坐各各無礙耳。兀中百不得一。何時抖盡屎腸也。

### 荅曾太史

自出春明病日益甚。旦晚請告。必得請而後已。眼底故人零落幾半。二馬催迸。惟恐不速。烏得不爲是汲汲市人所爭馳者。無我輩分。我輩所自恕者。閻老子所按籍而求也。卽今休去便休去。要覓了期。何了期。古人吐心破膽之語。願與仁兄共圖之。

### 荅雷太史

藏菴集

卷之十六

十九 賴古堂二刻

河漕近刻。蓋其分布將吏。節制河臣。已兀坐河干。旣無一人可談。又非時刻。可以責成功。勞心焦思。計無復之。乃日記其事。若言以遣時日。旋呻吟數語。皆牢騷不平之景。而仁兄以爲法爲禪。慮人盜去。夫衣中之珠。人所具也。我所有者。我之本來。不能以毫釐分。人人本具者。箇箇圓滿。不須借毫釐于我。父子兄弟。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到。而欲盜之也。雖負舟挾壑之手。不能無問探囊之子矣。何也。以此物本是大盜。更無能盜之者。若盡兄之神力。盜得弟三分。則他人



可望三釐。倘猶未也。則大地窮子。政恐不能盜也。盜則割截支體。弟談笑而從之矣。

答袁公

弟已差人去乞假。只待北去。人回始得入郡中。并訪仁兄於油河之曲。龍湖蕪甚。一無可觀。歸之次日。卽頓舟其中。惟有芰荷。翩翩鷗鷺。上下猶迎舊主。對之淚盈盈。落也。蓋前此北之燕。則惟恐不到燕。南之楚。則惟恐不到楚。爲有人焉。以繫遠懷。而今觸目離索。別出一般現量也。昔人云。別家易。別朋友難。弟今自藏弄集。

卷之二

三 賴古堂二刻

見哭家。易哭朋友難耳。說得不可說。二詩淒宛之極。情見乎詞。有欲與仁兄談者。雖云兒女子事。却是心大不安了處也。統領面盡。

答雪照澄公

人世朝露。轉盼隔境。此中有良友可依。兼之四事粗備。便辦十年之力。解悟修持。雙轂并急。卽未必徹底悟去。再來當不費力耳。吾與師俱壯。而將衰矣。學道人不得未悟爲悟。不得將心待悟。不得謂悟後之人。異於悟前之人。不得坐在無事甲裏。更不得拖去有。







好爲崖異。嶄絕者哉。今足下又以此教僕。狀則足下。謂今天下士果何如也。自古大聖大賢。其生也不偶。則守其道。獨行而不悔。此士之常也。今則不然。不別賢愚。不度才德。皆傲然自命。曰遊其平時。相對慷慨。嘆息則必曰。遊道嗚呼。何其怪異者歟。以僕所見。其人大率依阿。澁挾。持涼薄。不過希望人恩澤。居恒剽竊章句。學爲詩。學書。又學爲大言。矜詡其同姓同里之達官貴人。或自言與達官貴人某某交厚。昏夜向人乞憐。得請。則再三至不已。不得。則肆意詬罵。同

藏弄集

卷之十六

三

賴古堂二刻

遊無賴一唱百和。當官者畏其好。不耐其絮聒。勉強承受。當時惟不肖者爲然。近者士大夫莫不然。嗟乎。足下謂此輩果何如。而謂僕能堪之耶。僕於此輩。雖拒絕。至平生親故如此輩者。亦繁有徒。自始仕至今。亦數過從矣。僕離青溪後。在江南三年。近日待理又二年。從無一人見問。或道塗相遇。皆側身趨避。不避亦不交一語。近聞僕事白得仕。又相顧色喜。嗟乎。足下謂此輩果何如。而謂僕能堪之耶。然僕之遭讒賊被罪。以至於今日者。其禍亦原於此。足下之教僕者。

此僕意中

語亦常筆

之于文今

見石臞此

篇代僕發

洩盡僕文

可以不出

矣



是也。僕生平每自謹飭，不敢有所缺陷。獨見親舊見僕如此，以爲刻薄寡恩。不肖者見僕如此，以爲落落難合。逢人便謗議，舒洩其憤恨。士大夫見僕如此，以爲自尊大。聞人妄言某某僕遇之厚，遂輕相信。羅織以爲罪狀。嗟乎！僕誠不願有此患。生於疾惡太甚，而世之蓄道德而能文章者少也。以此益憤憤，便欲掃迹滅景，自投深林。又念遭際清時，不忍捐棄。且半生苦心述作，未有成就。欲與當世賢人君子講習討論，鄉者得二三人，近又得一二人，酒杯議論，往復肝膽。

戴弁集

卷之十六

言 賴古堂二刻

呈露不假膠漆，自然訢合無間。足下謂僕於天下士果一槩峻絕者乎？抑亦有所推擇也。足下之教僕，皆足下厚愛僕之意。特僕深惡此輩，欲一盡言之耳。足下得僕書，倘不以爲過，或者其輒然而笑耶。

尤

侗

展成江南長洲人  
西堂雜俎二集

上龔總憲書

使士終身不遇知己，而不用，或誤爲不知己者所用。二者皆無足惜。惟是遇知己矣，上欲援之而阻於格，下欲攀之而懸於勢，遂巡却顧而時已去，機已失，使

變化相馬  
之語能使  
新

知。已。有。不。獲。用。士。之。憾。使。士。有。不。克。効。用。知。已。之。羞。  
斯。則。天。下。所。大。痛。耳。今。有。畜。千。里。之。馬。者。以。駕。鹽。車。  
於。九。折。之。坂。旁。人。不。識。也。伯。樂。過。而。識。之。其。馬。淒。然。  
長。嘶。伯。樂。亦。潛。然。流。涕。乃。告。其。主。曰。此。良。馬。也。又。稍。  
稍。語。其。旁。人。然。是。馬。也。風。霜。憔悴。之。形。厓。谷。顛。踣。之。  
狀。皮。相。者。無。一。取。焉。且。田。野。之。子。農。行。三。十。里。賈。行。  
五。十。里。乘。千。里。馬。安。之。雖。其。旁。人。無。能。以。千。金。市。之。  
者。設。有。圉。人。牧。吏。飾。以。金。羈。絡。以。玉。勒。騎。而。致。之。長。  
安。大。道。之。東。洛。陽。小。苑。之。西。星。飛。電。躍。光。采。炫。耀。左。  
藏。弄。集

卷之十六

三 賴古堂二刻

右。嘆。羨。價。增。十。倍。然。是。馬。也。寧。老。死。于。九。折。之。坂。而。  
不。願。爲。圉。人。牧。吏。所。得。何。者。感。伯。樂。之。一。顧。而。思。爲。  
之。用。也。今。世。所。謂。伯。樂。者。舍。閣。下。其。誰。哉。攬。四。方。之。  
紀。綱。秉。百。工。之。刀。尺。文。章。經。濟。赫。然。稱。當。代。一。人。而。  
猶。傾。心。於。下。吏。肯。首。於。愚。生。衰。尺。寸。之。才。揚。纖。毫。之。  
美。故。長。安。四。方。之。士。郵。相。傳。說。莫。不。慕。閣。下。之。知。同  
爲。特。奇。而。幸。同之。受。知。於。閣。下。爲。獨。至。也。然。侗。之。年。  
已。踰。三。十。矣。跼。踖。於。卑。官。棲。遲。於。絕。塞。者。三。年。於。茲。  
矣。今。秋。一。病。五。十。餘。日。假。使。三。日。不。汗。七。日。不。食。則。



仍以喻結  
彷彿鄒陽  
枚乘諸書

戴弄集

卷之十六

三  
類古堂二刻

卒然。溘霜。露填。溝壑。雖欲長侍門牆。豈可得哉。又使  
掌銓衡者。計其年限。等其資格。授以遠方一丞。則侗  
必流離坎壈。於山巔水涯之外。終不得奮其舌。而昂  
其首。否則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侗將長爲農夫。以沒  
世。而玉堦方寸地。迄不敢望焉。侗固已矣。獨使長安  
四方之士。郵相傳說。以爲有知己。如此而士尚不用。  
有士如此而尚不爲知己。用相須何殷。相遇何疎。有  
不慕者轉而爲嘆。幸者變而爲悲。哉。夫才雖天生。而  
器由人造。豫章之材。莫不知其長也。荆山之璞。莫不  
知其貴也。然木與石默而不言。一旦有匠焉。斧之鋸  
之。曲之以爲輪。轅方之以爲門戶。有匠焉。琢之磨之。  
雕之以爲杯。斝。飾之以爲佩環。而木與玉終無言以  
自明焉。徒使建章之樗。櫟。明堂之砮。秩。笑人千載。而  
其時卽有卞和。郢石者。見之亦相與悔恨。而莫及。豈  
不哀哉。然馬之遇伯樂。木之遇郢石。玉之遇卞和者。  
十有八九。其不遇者。偶耳。顧與其流涕于未遇之時。  
悔恨於不遇之後。不若馬之善鳴。木與石之能言者。  
脫田野之足。去拙匠之手。不爲園夫牧吏所得。與樗

櫟。砮。砮。所。笑。故。以。狂。瞽。之。言。陳。於。知。已。之。左。右。幸。憫。而。察。之。

周

荃

靜香江南吳縣人  
自香池上集

招櫟園飲

僕所居園雖無奇觀。然是顧青霞宿構。頗爲閒嬾。客所稱石不奇。映以老梅。頗有致。樹不多。參錯以石。頗有映帶。池不廣。然垂柳拂之。頗如穀室不甚幽。然不燥。不濕。頗可坐臥。室中所懸畫。雖太舊。然是李營丘手蹟。董文敏三過而三跋之。頗爲識者所賞。酒不甚。歲幸集

卷之十六

毛 賴古堂一刻

清然是三年宿醞。多飲。頗不使唇裂。主人雖老。然不憊。頗能盡夜奉客歡。櫟園以公事至。雖忙。然頗可偷半息。暇一徘徊樹石間。看舊人畫。聽老夫娓娓。迷吳中逸事。以佐飲。天下無不忙者。况服官。然天下事亦忙不得。許多偷半息。暇且過我。飲爲是。

袁于令

令昭籜菴江南吳縣人  
音室稿

與人

辱君虛懷好問。謹以四語奉助名譽人之賊也。安逸道之賊也。聰明詩之賊也。爽快文之賊也。



王士祿子底西樵山東新城人

與林鐵崖書

僕性本狂簡。然辨眼能識奇人。嚮在湖上結友。竊以先生爲第一。約而言之。先生之異人者。三。鬚眉奇古。略如李伯時所畫羅漢相。則異在容貌。下筆落落。能爲崢峒俶詭之詞。出入於孫樵劉蛻之間。則異在文筆。每當讌會。竹肉間作。或值徜徉山水之際。時而意得忘言。則如釋迦拈花。達磨面壁時。而快論斗發。則如春雷奮蟄。奇鬼搏人。則異在性情。語言先生自謂。

藏弄集

卷之十六

三 類古堂二刻

自鄉人卓吾老子而外。誰堪相儷者。故僕奉懷詩有云。李老推前輩。林翁躡後塵。百年還二子。茲地足畸人。筆墨狂奴態。鬚眉古佛身。竊謂於先生有頰毛之似也。顧僕以疎慵頽放。嶽崎歷落。可笑人亦荷先生於疇人中。識其小異。記先生過我湖樓。抵掌千古。既而見謂先生幸自愛天下。雖大如吾曹者。落落數人耳。僕每維茲語。真有仲翔一人之感矣。比聞先生由褚堂移寓湖干。結跣拄頰。晞髮披襟。與兩高六橋相晨夕。况味當不惡。又聞彼中當事。頗有一二肯爲營

懷身語

巖崖落落  
穆穆土木  
形骸正是  
中散一流  
人世無山  
公誰復能  
啓事者此  
西樵之所  
以有是書  
也

旅食之資。此其所遇過僕遠矣。獨聞先生經營舟車尚思一出。僕不揣愚昧。私謂不可以先生彊項自審。能化爲繞指耶。以先生古貌古心。自審能不吐不茹。乍迎乍拒耶。以先生笑兀支離。自審能截鶴續鳧。適時諧俗耶。有一不能。卽方馳驅王路。僕且將遺書相勸。曰。先生其休矣。矧林卧方安。烟霞可戀。纓組何物。足以相牽。耶。憶先生與僕語。每自恨無威光。察先生之意。不過以一處隱約。便爲市兒里婦所狎玩。追念升沉。不能不時有斯感耳。然吾曹所爲威光。豈車前藏弄集

卷之十六

三 觀古堂二刻

八駟之謂耶。古來儘有位甚高。儀觀甚偉。車服呵殿甚都。且盛而其人奄奄。泉下比於曹蜍李志者。又有襤褸不完。糠粃不飽。而歌聲滿天地。爲水火所不能傷。魑魅所不敢害者。此其威光又何等耶。况舍人爭席。正有道之所貴哉。先生儻果有嚮意。一讀僕書。亦可粦然一笑。脫鞞而折軸矣。

王士禛

貽上阮亭山東新城人  
漁洋山人集

○與友人

觀夏畦此畫蒼潔曠迥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



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斷。亦在意會而已。右徐渭書夏珪山水卷。語極雋遠。可思。非特書畫而然也。僕嘗論詩文有句斷而意連。文缺而旨屬。故能文者不關組字練句。而反於無字句處。迴翔筆墨。盤礴意氣。噫。未可爲尋行數墨者道也。

與汪茗文

頃閱除目。乃知足下遷兵馬司。爲之罷酒撫膺。升沉固無足較。然使我曹得五湖三畝之宅。筆床茶竈。稱藏弄集。

卷之一六

三 慎古堂一刻

江湖散人假之數年。俾就刪述之業。豈不甚盛。卽不然。而上林蓮勺。閒曹冷署。托跡仕隱之間。此復何與人事。而造物者必欲挫之。簿領勞之。冗劇屈指。振古以來。文章九命。未有坎壈若斯之甚者也。前書來欲買屋洞庭。此語不遂。靈威丈人固不許。汪生獨卜鄰邪。仙舟當以何時北發。道路舟車。都下食指。皆可念奈何奈何。

紀映鍾

伯紫江南上元人

與樸園先生

晉人有嘯  
書一書然  
不傳矣遠  
林乃能嗣  
遺響於千  
年之後亦  
振奇人

捨性情而  
專求氣色  
此後世王  
李之流弊

遠林易簣時以其詩藁付映鍾。兩年來適辜負其意。惟置之案頭不離左右而已。昨先生語及遂欲刻而傳之。遠林從此不朽矣。然遠林不獨工詩又善嘯。詩則可藉棗梨以傳而嘯不可傳。傳其不可傳者非得先生繪風之筆不能播其遐徽也。倘以諸聲之字譜其天籟之鳴一披楮素如嘽龍吟阮籍孫登間世接武正使一切聾啞人從遠林既逝後聽之如半嶺驚聞衆山皆響矣。此調不彈惟遠林振之惟先生揚之豈獨嘯而已哉。

藏弄集

人卷之六

三顧古堂二刻

汪

楫

舟次江南休寧人家廣陵  
悔齋集

寄樂園先生

讀度穆陵以後詩。楫意不欲先生與近人較也。人苦為氣質所限。塗硃抹粉。都不得當。屈先生為王李家言。寧不迥異。然楫終不欲先生與近人較也。賴古諸集。何嘗無氣色。若於天然氣色外更欲小試神通。怖諸作者未必不傳。但添出一分氣色。定挫過一分性情。於方寸終不愉快耳。

楊繼芳

仲延直隸南和人  
願中集



與人

昨奉直指檄謂

朝廷治罪生者霑恩矣。至有身斃囹圄。竟啼夜月。往往因而為厲。殊當憫惻。州邑其出示諭之。擇日唱名釋放。以示優恤。僕今日造冊提名。逐牌喚出。出飯漿紙錢。以資冥路。秉誠慰諭。觀者如堵。隱隱亦若有聽聞者。陰陽無異理也。

直指何人。此舉大奇。身死囹圄。並幽冤亦不得出。實有此理。只是世人不信耳。記此一則。以見仁人君子于瘞死者尚復垂恩。而殘忍刻薄者偏欲將生者斃之于獄。何其存心之不同也。

藏弄集

卷之六

三 類古堂一刻

唐末允宰相張文蔚中書舍人封舜卿奏名儒方干生前不遇者十有五人。賜孤冤及第。賜孤冤及第。釋孤冤出獄。皆人意。想事均是菩薩心腸。

李日華

九疑別號竹懶。○再見李太僕恬致堂集

與董獻可茂才

僕以修條例備考。住貢院中。空濶幽寂。頗協素心。刪削吏牘之餘。時或篝燈偷讀。古人之書。意味浹心。有欲起舞者。大都古人不可及。全在靈明灑脫。不掛一絲。而義理融通。備有萬妙。斷斷非塵襟俗韻所能摹肖。而得者。以此知吾輩學問。當一意以克拓心胸。

初集中及  
此集前卷  
所載先生  
尺牘皆從  
雜刻中搜  
羅者。填孔  
文在從先  
生嗣君會  
嘉索全集  
始我始得

盡觀先生  
之秘選事  
將終得此  
火齊歷多  
寶船爲之  
作喜竟日

先生通籍  
三十年家  
食者已過  
其半故落  
筆皆難進  
易退之言

爲主門下賦才極高鍊學已苦到古人地步實是不  
難不知平日頗亦於性靈上簡點一番否門下藉此  
斷絕往來試於一物不容之地時時勘驗作何境界  
是何滋味瞥起瞥倒是誰轉換沒巴沒鼻作何料量  
不妨如是勘較晨昏以之勢窮力極必有爆然迸出  
一段光景爲君受用視之飽靈食而鑽牛皮者千萬  
不同此非誑語幸門下信之

答吳臨川本如

世事悠悠忽忽不知何所底止日執手板隨人短長

藏弄集

卷之二十一

三 顧古堂二刻

何如把茅蓋頭支折足鑄煮糙米飯飽餐快嚼而究  
幡風話也丈天機迅利道眼明白豈亦以浮虛夢幻  
爲實境而置尺寸其間乎弟於名宦素如嚼蠟近因  
病日謝絕人事者三月默坐靜叅極知富之不如貧  
貴之不如賤動之不如靜有用之不如無用恨不卽  
灰心絕念豈可復添火益薪哉昔呂純陽下第而遇  
雲房翁傳授度世之訣白香山煉丹廬山草堂幾就  
忽鼎破爐翻而翼日忠州之命下徵召之不及安知  
不欲送我於青巖翠壑中了三生業障耶且弟之謫



劣迂疎。何益於世。年來潦倒。特爲親竊祿耳。若丈瑰瑋。淹宏。上人憐念。聞日來兩院有一會。揭赴部。以扶公道。丈與金谿丈首列。而弟亦與焉。此固爲國歛材者。自致其惓惓。而吾輩何所與知也。身爲傀儡。人石火光中。而線索付他人之手。果何欣。果何厭也。廬阜天下奇絕處。李生近能折松當塵。爲衲子。談爲道人。談爲無町畦之談。丈過此。爲一鬯其抱乎。

寄吳沔陽養晦

不佞褊衷如矢。門下坦道如弦。匡廬之遭。自謂一合兼弄集。

入卷二右

言類古堂二刻

意可鳴鏑。以破群邪。不知奸革周遮。讒悟亂下。未虛兔窟。而弦斷鏃傷。俱歸淪落。下惠取黜之道。其驗如此。又復何言。耶。然不佞細觀物理。百途擾擾。萬變營營。祇是造化一戲。吾輩時當進用。正是其所飯之塗。所羨之塵耳。一旦值其旣倦。勢不得不棄遺。而拾瓦礫。此寧可置一念其間哉。門下襟懷廓徹。道眼無瑕。久已覷破此關。不佞方復及此。亦猶談刀貝於貪夫。誇蛾眉於淫士。語傾詐於險流。申明潔於貞女。采椒益蘭。援珠兪玉。重增一番歡喜。緣耳不佞仕不期鐘

先生四上  
期廷有孝  
章乞休  
思恬致之  
衷故即以  
恬致名堂  
讀此可得  
先生居朝  
便樂

鼎隱不羞市塵。納屣歸來。實與屠沽爲隣。讀書彈琴之暇。間出窺里中少年。縱飲攘臂鼓掌。咀嚼狼籍。迨其既醉。號呼叫罵。恣行胸臆。不復知簡而人亦以其憑酒。斂衽避之。然而心弗許也。而鼻飴之狸尾。搖之大方。潛其几下。偶投一骨。鬪爭狺狺。不佞熟視慨然曰。世態具是矣。然不佞不屑與若輩爲徒。亦不敢與若輩較。何也以造物者方羹之飯之。而忘其塵與塗也。我兩人意。豈有二哉。

東岳水部石帆

藏書集

卷之十一

三 讀古堂二刻

作邑吏。借事煉心。亦是人心得益處。然徵科敲朴。訊鞫逢迎。件件是一爐猛火。善用則煅鍊。日化。不善用則金氣日消。蓋亦魔佛關頭也。安得高明如丈者。日臨其側。爲之鼓簷抽薪。噓寒戢焰。以調自然之火。齊乎丈英靈廓徹。具不世之資。年來堅忍研玩。亦幾至透脫之地。他日一出。必當目無全機。然丈今處無事。切當有事。弟適任事。又當應之以無事。孟子言養氣則曰。必有事。言用智則曰。行無事。蓋氣用本虛。易散所貴。暖性不斷。智用涉實。易留所貴。烟燒不着。此固



古人煉事煉心之密旨也。弟每與丈譚，輒不能自管。其狂言丈又因其狂而取之，故不敢不自竭以待材擇。

與石夢飛

蘇黃諸君每讀書得一字異義，必以相告於食物，得一味可口，輒以相哺。蓋爲道誼深重，故耳足下屢修此於不佞，而不佞媿無以報也。

東岳石果

年兄佩斯文正印，爲八閩司衡。彼中山海諸奇，且爭藏辛集。

妍以俟采擇，當垂著。與年兄遊膠庠，捧學使檄，則

惕然戒心得。其片語，曉寔則欣然，志滿今且身爲此

官，視向日景象，何異。雖上長縱，聖秦皇帝時也。真儒

生極快心事，藉令兒音，擢京卿，建中丞節，不小紆途

轍，何以有此哉。曠隔之久，極欲一把臂，奈病體尚在

靜攝，日從青芝赤箭間作生活，卽蠹簡且絕翻酒囊

則高掛壁耳，知榮發有期，不勝悵結。

是樂事

上而主試  
下而視學  
真人生快



